



耕堂文集十种

尺泽集

孫犁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

耕堂文录十种

尺泽集

孫犁
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尺泽集 / 孙犁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(耕堂文录十种)

ISBN 978-7-5306-6100-0

I. ①尺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143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6 字数 97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.00 元

目 录

芸斋小说 / 1

鸡 缸 / 1

女相士 / 4

高跷能手 / 10

言 戒 / 15

三 马 / 19

报纸的故事 / 25

亡人逸事 / 30

“古城会” / 36

第一次当记者 / 41

新年杂忆 / 48

新年悬旧照 / 52

乡里旧闻 / 54

外祖母家 / 54

瞎 周 / 56

楞起叔 / 61

根雨叔 / 64

小说杂谈 / 67

小说与伦理 / 67

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/ 68

小说成功不易 / 70

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/ 71

小说的体和用 / 73

小说的欧风东渐 / 74

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/ 76

小说的取材 / 78

小说的抒情手法 / 80

小说忌卖弄 / 82

小说的结尾 / 84

小说的作用 / 86

小说与时代 / 88

谈 比 / 91

谈名实 / 94

佳作产于盛年 / 96

小说的精髓 / 99

谈 美 / 102

文学期刊的封面 / 111

两个问题 / 115

和青年谈游记写作 / 118

芸斋琐谈 / 121

谈 妒 / 121

谈 才 / 125

谈 名 / 127

谈 谏 / 130

谈 谅 / 132

谈 慎 / 135

读柳荫诗作记 / 140

读萧红作品记 / 147

王昌定《绿叶集》序 / 155

《田流散文特写集》序 / 159

再谈贾平凹的散文 / 163

贾平凹散文集序 / 168

《李杜论略》读后 / 172

——给罗宗强的信

再论流派 / 175

——给冯健男的信

关于我的琐谈 / 177

——给铁凝的信

给傅瑛的信 / 181

附 录：

北平的地台戏 / 184

《子夜》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
经济的性质 / 188

后 记 / 191

芸斋小说

鸡 缸

我们住宅后面就是南市，解放初期，那里的街道两旁，有很多小摊。每到晚上没事，我好到那里逛逛，有时也买几件旧货，价钱都是很便宜的。

有一次，我买了两个瓷缸，瓷很厚很白，上面是五彩人物、花卉，最下面还有几只雄鸡，釉色非常鲜艳。可能是用来装茶叶或糖果的，个儿很不小，我从南市抱回家中，还累得出了一身汗。抱回来，也没有多少用途，我就在里面放小米、绿豆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此物和别的一些瓷器被抄走，传说我家有廿多件古董，这自然是其中之一。关于书，我心里是有底的，说有这么多古董，我却没有精神准备。这些瓷

器,都是小贩们当作破烂买来的,我掏一元钱买一件,他们还算是遇到了大头。现在适逢其会,居然上升为古董,我心里有些奇怪。

这当然也是有人揭发的。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,门口有个传达室。其中值班的,有个姓钱的老头,长年穿黑布衣服,叼着铜烟袋,不好说话,对人很是谦恭。既然是传达,当然也出入我的住室,见到了我的用具和陈设。此人造反以后,态度大变,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,大吐其痰。不过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,是时代的自然点缀,我也不以为意,我个人是同他没有恩怨的。

冬季,我到了干校,属于牛鬼蛇神。这个姓钱的,作为“革命群众”,不久也到干校去了。有一天,他指挥着我们几个人,在院里弄煤,态度非常专横霸道。忽然,有一个同伴对他说:

“钱某某,你是什么人?你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,专门坑害人,隐瞒身份,混入机关。你和我们一样是牛鬼蛇神,不要在那里指手画脚的了,快脱了大衣,和我们一起干活!”

当时,我真为这位“棚友”捏一把汗。谁知这个姓钱的,听了以后,脸色惨白,立刻一转身.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

了,以后再也不来领导我们。他虽然并没有从此就划入我们这个阶层,同我们去住一个棚子,但这件事,颇使我们扬眉吐气于一时,很觉得开心。

后来我想,一个古董商人,解放以后,变成了传达,内心对共产党当然是仇恨的,也就无怪对进城干部是这样的态度了。他向上级谎报我家有多少古董,也就是自然可信的了。

过了几年,书籍和瓷器都发还了。书籍丢失了一些,并有几部被人评为“珍贵”,劝我“捐献国家”。瓷器却一件没丢,也没人劝我捐献,可见都是不入流品,也不惹人喜爱的。

我把这些瓶瓶罐罐,堆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。一年夏天,忽然在一个破花瓶里,发现了一只死耗子,颇使人恶心。我把耗子倒出来,把花瓶送给了帮我做饭的妇女。

这两个瓷缸,我用它腌上了鸡蛋,放在厨房里。烟熏火燎,满是尘土油垢,面目皆非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,又过了几年。国家实行开放政策,与外国通商来往,旧瓷器旧文物,都大涨其价,尤其是日本人敢掏大价钱。那位妇女,消息灵通,把那只花瓶送到委托店论价,竟给十五元。还说,如果不是把人头磨损了一些,可以卖到二十元。她喜出望外,更有惜售之心,又抱回

家去了,并好意地来通知我说:

“大叔,你那两个缸子,不要用它腌鸡蛋了,多么可惜呀,这可能是古董。我给你刷刷,拿到委托店去卖了吧。”

我未加可否。但也觉得,值此旧瓷器短缺之时,派以如此用场,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。今日无事,把鸡蛋倒到别的罐子里,用温水把它们洗了洗,陈于几案。瓷缸容光焕发,花鸟像活了一样。使我不由得有一种感慨,就像从风尘里,识拔了稀世奇材,顿然把它们安置在庙堂之上了。看了看缸底,还有朱红双行款:大清光绪年制。

还查了一本有关瓷器的书,这种形制的东西,好像叫做鸡缸。

这不是古董是什么!对着它们欣赏之余,因有韵文之作,其辞曰:

绘者覃精,制者兢兢,锻炼成器,希延年用。瓦全玉碎,天道难凭。未委泥沙,已成古董。茫茫一生,与瓷器同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女 相 士

六六年秋冬之交,我被集中到机关五楼平台上一间

屋子里“学习”。那时“四人帮”白色恐怖，空袭而来，我像突然掉在深渊里，心里大惑不解，所以对一块学习的是些什么人，也很少注意。被集中来的人，逐日增加，新来的总要先在班上做一些检讨，造反头头，也要对他作例行的审问。

有一天，又在审问一个新来的人：

“你自己说，你是什么阶级？”

“我是自由职业者。”答话的听来是个女人。我是没有心情去观望人家的，只是低着头。

大概过了一段时间，“反动”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。头头又追问这个女人，她忽然说：

“我是反动文人。和孙芸夫一样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，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。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身材修整，脸面秀气，年轻时一定是很漂亮的。她戴着银丝边眼镜，她的眼睛，也在注视着我，很有些异样，使我感到：她这种看人的方法，和眼睛里流露的光亮，有一点巫气或妖气。

后来，我渐渐知道，这个女人叫杨秀玉，湖南长沙市人，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。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相士，曾以相面所得，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。这样的职业和这样的财产，当然也就很有资格来进这个学习班了。

冬季,我们被送到干校去,先是打草帘,后是修缮一间车棚,作为宿舍。然后是为市里一个屠宰场,代养二百头牛,牛就养在我们住室前的场地里。我们每天戴着星星起来,给牲口添草料,扫除粪尿,夜晚星星出来了,再回到屋里去。中间,我曾调到铡草棚工作,等到食堂买了大批白菜,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。

派我在菜窖工作,显然是有人动了怜悯之心,对我的照顾。因为在这里面,可避风雪,工作量也轻省得多。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,抱出去使它通风,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。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,其中就有杨秀玉。

说实在的,在那种日子里,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,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,只想到一个死字,但又一直下不得手。例如在铡草棚子里,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,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。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:如果不是割断草绳,而是割断我的脖颈,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,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?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。

在菜窖里工作,也比较安全。所谓安全,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、儿童对我们的侮辱,恫吓,或投掷砖头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“罪名”、“身份”,过去的级别、薪金数目,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。

在菜窖里,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,可以暂时喘喘气了。

我和杨秀玉,渐渐熟识起来。我认为此人也不坏,她的职业,说起来是骗人的,但来找的人,究系自愿。较之那些傍虎吃食,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,谋图一点私利的人,还算高尚一些吧!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,另一位女同志,是过去的同事,但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,对她说话就要小心一些。因此,总是在这位同志出窖以后,我们才能畅谈。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,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,我请这位女相士,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。

她说,这是她家祖传,父亲早死,她年幼未得传授,母亲给她请了一位师父,年老昏庸。不久就抗战了,她随母亲、舅舅逃到了衡阳。那时她才十三岁,母亲急于挣钱,叫她到街上去吆喝着找生意,她不愿意去。她恳求母亲,给她一元钱,在一家旅馆里,租了一间房,门口贴了一张条子。整整一个上午,没有一个顾客,她忍着饥饿,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。到了下午,忽然进来了一个人,相了一面,给了她三元大洋。从此就出了名。

然后到贵州,到桂林,到成都,每到一处,在报上登个广告,第二天就门庭若市,一面五元。那时兵荒马乱,多数人离

乡背井,都想借占卜,问问个人平安,家人消息。她乘国难之机,大发其财。她十八岁的时候,已经积累很多金条了。

她说:“在衡阳,我亏了没到街上去喝卖,那样会大减身价,起步不好,一辈子也成不了名。你们作家,不也是这样吗?”

我只好苦笑了起来。

我们的谈笑,被那位女同志听到了,竟引起她的不满。夜晚回到宿舍,她问杨秀玉:

“你和孙某,在菜窖里谈什么?”

“谈些闲话。”杨秀玉答。

“谈闲话?为什么我一进去,你们就不谈了!有什么背人的事?我看你和他,关系不正常!”

两个人吵了起来,并传了出去,使得革命群众又察觉到了一件“反动”阶级的新动向,好在那时主要是注意政治动向,因此也就没有深究,也许是不大相信,会有那种事情吧。像我们这些人,平白无故遭到这种奇异事变,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,精神和生活的摧残,女的必然断了经,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。虽有妙龄少女,横陈于前,尚不能勃然兴起,况与半百老妇,效桑间陌上之乐、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。不可能也。

有一天,又剩了我们两个人。我实在烦闷极了,说:

“杨秀玉,你给我相个面好吗?”

“好。”她过去把菜窖的草帘子揭开说,“你站到这里来!”

在从外面透进来的一线阳光里,她认真地端详着我的面孔,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。

“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,这主忧伤!”她说。

“是,”我说,“我有幽忧之疾。”

“你的声音好。”杨秀玉说,“有流水之音,这主女孩子多,而且聪明。”

“对,我有一男三女。”我回答,“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。”

“你眼上的白圈,实在不好。”她叹了一口气,“我和你第一次见面,就注意到了。这叫破相。长了这个,如果你当时没死,一定有亲人亡故了。”

“是这样。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,我也得了一场大病。”我说,“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,无关紧要了。大相士,你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。我们的情况,会有好转吗?”

“四月份。”她满有信心地说,“四月份会有好消息。”

正在这时,听到了那一位女同志的脚步声,她赶紧向